

科学的反革命

理性滥用之研究

Friedrich A. Hayek

[英国]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著 冯克利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的反革命 / （英）哈耶克（Hayek, F.A.）著；冯克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SBN 7-80657-481-6

. 科 哈 ... 冯 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研究 .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9236号

Copyright(c)1955 by Free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r.Laurence Hayek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c)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27号

书 名 科学的反革命
作 者 [英] F. A. 哈耶克
译 者 冯克利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Liberty Press, 197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81-6/1·372
定 价 15.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迢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德文版（1959年）前言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本来是为了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所写，若是我能够完成，它讨论的将是近代以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历史。前两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这两篇文章曾发表在1941到194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a）上。第三篇是后来据同一时期的一次演说笔记写成，1951年6月刊发于《标尺》（Measure）。承蒙这些杂志的出版人及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基本未做改动重印这些文章，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

在这同一个领域的另一些并非随后立刻着手的研究，打断了我按原来的计划从事工作。那时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给自己的分析——它们是我对理性衰落的一项更大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的主要论证——做一总结。但是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把原来的计划完成得让人满意，需要以广泛的哲学研究为前提，于是在中断的那几年里，我便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我愿意接受美国的出版社重印这些文章的友好建议，既是因为公众对它们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希望出版整部著作的时间已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因此读者也许乐于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项更大任务的目标。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我研究过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学说。这项研究的若干

初步成果，当时发表在我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的第一章。目前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便是对这种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的思想来源。这些我认为反映着滥用理性的观点的历史发展，会在将来分为四部分的研究中加以讨论。本书阐述的这一发展之早期法国阶段的第二部分，本来打算作为这四部分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本应作为讨论这场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德国的继续的第二部分的开场白。然后是相似的一部分，它将讨论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的退却——这首先要归咎于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打算谈谈美国的类似发展。

在对理性受到的日甚一日的滥用的全面考察之后，是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理性衰落的讨论。这第二项重要工作的基本思想，最初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一书中。

在重印这些摘编而成的文章时，也许我不该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本小书有可能给后面较易于理解的领域设下不必要的障碍，有关“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的一篇详细的理论导读，或许能够提供比它更出色的系统分析。因此，对抽象讨论不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先阅读讨论“科学的反革命”的第二部分。然后他会觉得更容易理解第一部分对同一个问题的较为抽象的讨论。

我还想补充说，以本书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本著作，不会以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撰写了。我现在打算在另一本书中阐述这个思想体系，它减少了历史色彩，但更为系统了。

F . A . 哈耶克

美国版（1952年）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最初虽然发表于不同的年份，却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这次再版，对阐述的内容做了稍许改动，弥补了几处缺陷，不过主要的论证未变。文章的顺序现在更有条理了，与论证的展开相一致，而不再像它们初次发表时那样随意。因此，本书先是对一般问题做了理论探讨，然后考察了相关观念的历史作用。这不是为了卖弄学问，也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证明那种特殊发展的真正意义至关重要。不过我也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是，本书的前几章较之其他内容更难理解；把较为具体的讨论放在前面也许更恰当一些。然而我依然认为，关心这个题目的大多数读者，会觉得现在这种顺序更为恰当。至于那些对抽象讨论无多大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读冠以本书标题的第二部分。我希望他然后会发现，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更有意义。

本书的两部分主要内容，最初部分地分别发表在1942—1944年和1941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三篇研究是后来写的一篇演说稿，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号的《标尺》，同时也是从给前两篇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整理而成。这些杂志以及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编辑，还有它们可敬的出版商、芝加哥的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重印当初在其赞助下发表的文章，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F．A．哈耶克

人文与社会译丛

第一批书目

- 1. 《政治自由主义》，[美] J. 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28.80元
- 2. 《文化的解释》，[美] C. 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元
- 3.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 B. 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16.60元
- 4.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 A. G. 弗兰克著，高铧等译 13.60元
- 5.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波] F. 兹纳涅茨基、[美] W. I. 托马斯著，张友云译 9.20元
- 6. 《现代性的后果》，[英] A. 吉登斯著，田禾译 10.00元
- 7.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 M.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元
- 8.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 E. P. 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 54.50元
- 9.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波] F. 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11.50元

第二批书目

- 10. 《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 D. 克兰著，赵国新译 13.00元
- 11.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 R. M. 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15.20元
- 12. 《后形而上学思想》，[德] 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15.00元

13.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 M. 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15.00元

14. 《临床医学的诞生》，[法] M. 福柯著，刘北成译
12.20元

15.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 J. C. 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15.80元

16. 《俄国思想家》，[英] I. 伯林著，彭淮栋译
18.50元

17.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 C. 泰勒著，韩震等译
34.50元

18.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 L. 斯特劳斯著，申彤译
11.80元

19.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 Z. 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14.30元

20.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 J. 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即出）

第三批书目

21. 《自由史论》，[英] J. 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27.00元

22. 《伯林谈话录》，[英] I. 伯林等著，杨祯钦译
13.50元

23. 《阶级斗争》，[法] 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即出）

24.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 M. 沃尔泽著，褚松燕等译
24.80元

25. 《大萧条的孩子们》，[美] G. 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27.30元

26. 《黑格尔》，[加] C. 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43.00元

27. 《反潮流》，[英] I. 伯林著，冯克利译
26.60元

28. 《统治阶级》，[意] 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30.80元

29.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 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即出）

30. 《知识分子的鸦片》，[法] 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等译（即出）

第四批书目

31. 《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英] I. 伯林著，胡传胜译（即出）

32. 《保守主义》，[德] K. 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16.00元

- 33 . 《科学的反革命》 , [英] L . 哈耶克著 , 冯克利译 (即出)
- 34 . 《实践感》 , [法] P . 布尔迪厄著 , 蒋梓骅译 (即出)
- 35 . 《风险社会》 , [德] U . 贝克著 , 何博闻译 (即出)
- 36 . 《社会行动的结构》 , [美] T . 帕森斯著 , 彭刚等译 (即出)
- 37 . 《个体的社会》 , [德] N . 埃里亚斯著 , 翟三江陆兴华译 (即出)
- 38 . 《传统的发明》 , [英] E . 霍布斯鲍姆著 , 顾杭庞冠群译 (即出)
- 39 .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 [美] L . 斯特劳斯著 , 申彤译 (即出)
- 40 . 《话语伦理学阐释》 , [德] J . 哈贝马斯著 , 曹卫东等译 (即出)

目 录

德文版（1959年）前言	1
美国版（1952年）前言	1
第一部分 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	1
1．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3
2．自然科学的问题与方法	8
3．社会科学素材的主观性	17
4．社会科学的个人主义和“综合”方法	30
5．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客观主义	40
6．唯科学主义立场的集体主义	51
7．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历史主义	63
8．“有意图的”社会形态	82
9．“自觉”支配与理性的成长	90
10．工程师和计划者	98
第二部分 科学的反革命	111
11．唯科学主义傲慢的根源：巴黎综合工科学院	113
12．“观念的助产士”：圣西门	132
13．社会物理学：圣西门和孔德	148
14．工程师的宗教：昂方坦和圣西门主义者	167
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187
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210

第三部分 孔德和黑格尔.....239

17 . 孔德和黑格尔.....241

索引.....267

第一部分

唯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

各类学说普遍将自身的起源归功于这样一些人的深入研究，他们掌握一门技艺而不知其他技艺，用自己熟悉的现象去解释他们不了解的现象；基于这种解释，在另一些作者看来只是偶尔具有少数细微相似之处的类比，就变成了钩系万物的巨大关键。

亚当·斯密：《论天文学史》

1 . 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能，并未过多地思考这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哲学。那时，“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特别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把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殊尊严的做法。其实，投身于这些领域的人，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较具一般性的方面时，他们很乐于选择哲学这个名称，

并非普遍如此。在十九世纪变得很有影响的“科学地”研究社会现象的各种尝试，在十八世纪也不是全无踪迹。在孟德斯鸠和重农学派的著作中至少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强大因素。不过这个世纪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即坎特龙和休谟、杜尔哥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从整体上说没有这种因素。

“科学”（science）一词这种现代的狭义用法，最早的事例见于默里的《新英语词典》（Murray, New English Dictionary），它的出版很晚——1867年。不过梅尔茨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J.T.Merz,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96, vol.1, p.89）中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大约是在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立时（1831），“科学”获得了现在的含义。

参见J.Dalton,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达尔顿：《化学哲学的新体系》）（1808）；Lamarck, Philosophie zoologique（拉马克：《动物学的哲学》）

我们甚至不时可以看到“自然哲学”与“道德科学”的对比。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 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可是，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

不过应当立刻指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调门最高的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从弗朗西斯·培根大法官爵爷（他将永远是“科学吹鼓手”的原型），到奥古斯特·孔德和我们今天的“物理学至上论者”（physicalists），提出自然科学的专业方法无比优越这种主张的，大都是一些并非无可怀疑地有权代表科学家发言的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科学本身所表现出的顽固偏见，与他们对别的题目一样多。弗朗西斯·培

（1809）；或Fourcroy, Philosophie chimique（富柯罗伊：《化学哲学》）（1806）。

当我们打算强调我们是指现代狭义的科学时，我们用带有大写首字母的“Science”来表示（译文中改用黑体字表示——译注）。

见 M.R.Cohen, “The Myth About Bacon and the Inductive Method”（柯恩：“有关培根和归纳法的神话”），Scientific Monthly 23（1926）：505。

根反对哥白尼的天文学，孔德声称用显微镜之类的工具对现象进行的任何过于细微的研究都是有害的，所以实证社会的精神权力对此应予禁止，因为它有可能颠覆实证科学的定律。既然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经常使这类人物在自己的领域中迷失方向，对于那些与让他们产生灵感的领域相距甚远的另一些问题，也就没有多少理由过于尊重他们的观点。

不过，读者在阅读下面的讨论时，应当切记一项限定。科学家或迷恋自然科学的人经常试图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未必就是科学家在自己领域中事实上采用的方法；倒不如说，那是他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的方法。这两者未必是一回事。思考自己的方法并使其理论化的科学家，未必总是可靠的向导。在过去几代人中间，有关科学方法之性质的观点经历了不同的时尚，但我们必须假定，实际采用的方法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既然影响着社会科学的是科学家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甚至是他们过去持有的观点，所以下面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评论，未必可以说就是对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的如实说明，倒不如说，它是对近来有关科学方法的性质的主流观点的说明。

这种影响的历史，它发挥作用的渠道，以及它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将是我们一系列历史研究的主题，本文只是它们的一篇导论。在追溯这种影响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之前，我们先要描述一下它的一般特征，以及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思维习惯毫无根据的不幸扩张所引起的问题的性质。我们会一再遇到这种态度的一些典型因素，其表面上的合理性使我们在评价它们时必须谨慎行事。从具体的历史事例中，并非总是能够揭示这些典型观点跟科学家的思维习惯有何关系，或它们如何从这种习惯中产生，而在系统的考察中则更易于做到这一点。

几乎无须强调，我们所说的一切，不是反对科学在自己适当